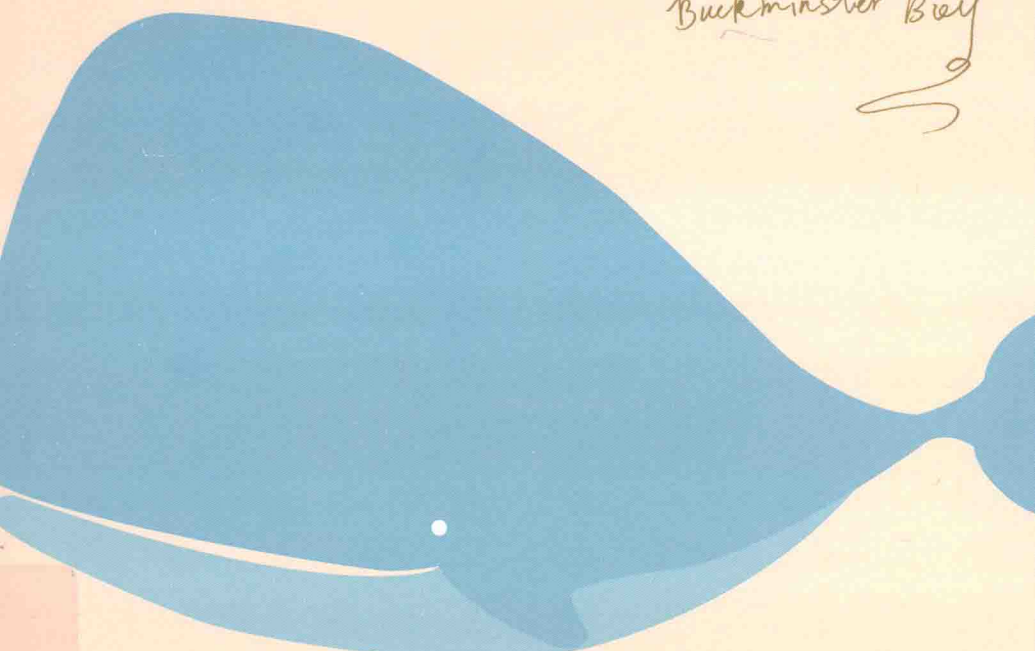




Lizzie Bright
and the
Buckminster Boy



我摸到了一条鲸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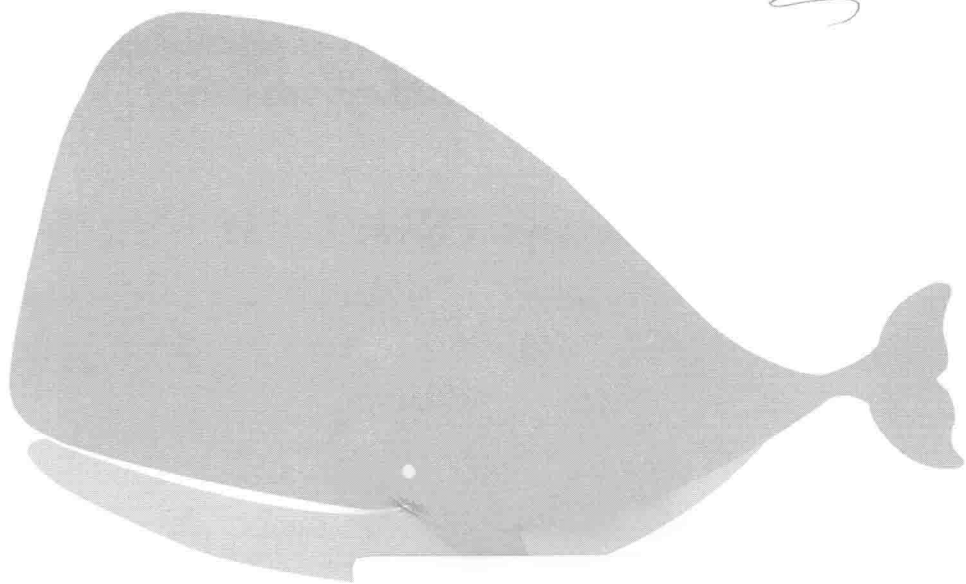
[美] 加里·施密特 (Gary D. Schmidt) 著
柳筠 译

两度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
加里·施密特 诙谐力作

漓江出版社

2005年
美国纽伯瑞
儿童文学奖

Lizzie Bright
and the
Buckminster Boy



我摸到了一条鲸鱼

[美] 加里·施密特 (Gary D. Schmidt) 著
柳筠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LIZZIE BRIGHT AND THE BUCKMINSTER BOY

By Gary D. Schmidt

Copyright © 2004 by Gary D. Schmidt

Afterword copyright © 2013 by Karen Cush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larion Books, an imprint of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0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摸到了一条鲸鱼/(美)加里·施密特著;柳筠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11

书名原文:Lizzie Bright and the Buckminster boy

ISBN 978-7-5407-7334-2

I. ①我… II. ①加… ②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6787号

策 划:谢 阅

责任编辑:谢 阅

封面设计:WJ工作室
TEL:010-64822426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875 字数:150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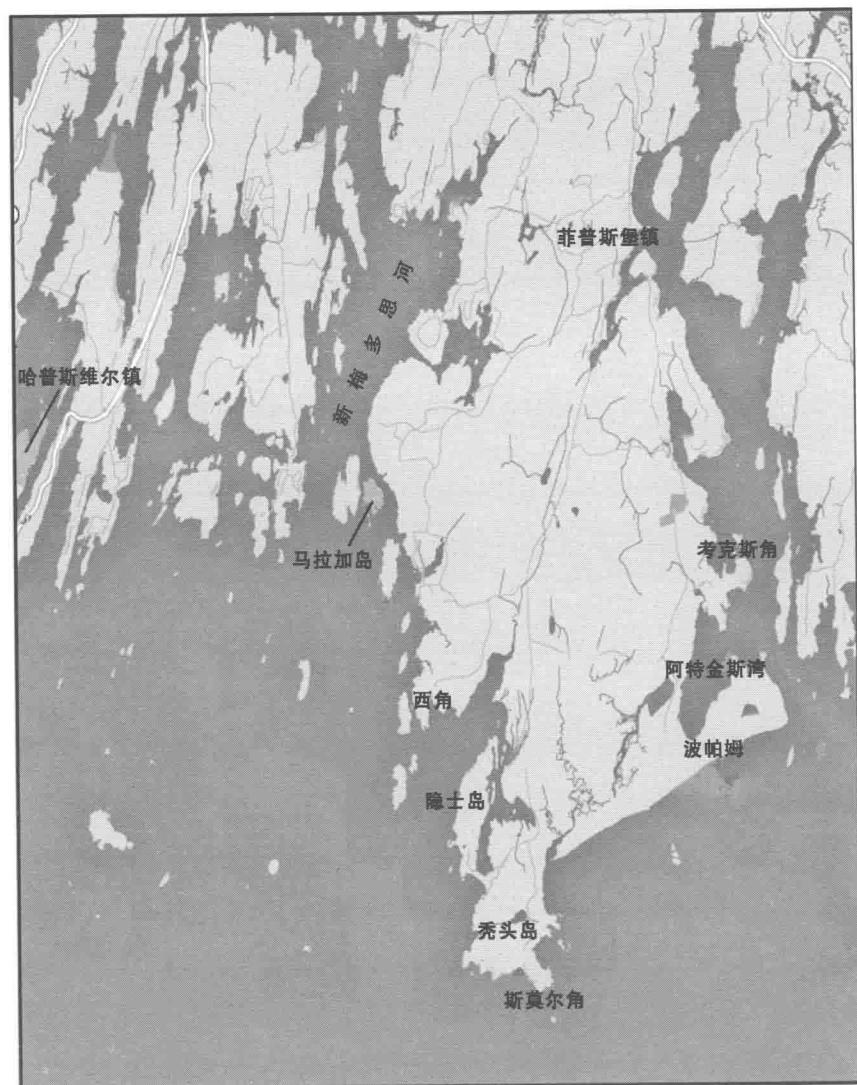
定价:2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献给弗吉尼亚·巴克利
她如同海风，将我们吹向最漂亮的海岸

菲普斯堡镇、马拉加岛附近地图(仅供参考)



主要人物介绍

特纳：全名特纳·欧内斯特·巴克敏斯特，是位十四岁的少年。因为父亲是牧师而不得不遵守很多规矩，但他内心是一个活泼调皮的孩子。他发现了斯通克罗珀先生为了谋取私利而驱赶马拉加岛人的阴谋，试图帮助岛上的黑人。

巴克敏斯特牧师：特纳的爸爸，因为受到邀请而来到菲普斯堡做牧师，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利用来驱逐马拉加岛上的居民。

巴克敏斯特太太：特纳的妈妈。性格善良。坚定地站在特纳一边反对斯通克罗珀先生的计划。

斯通克罗珀先生：狡猾的资本家。因为自己投资的造船厂生意惨淡而希望发展旅游业。为此，他阴谋联手赫德牧师、埃尔韦尔警长，驱逐马拉加岛上的居民。

埃尔韦尔警长：斯通克罗珀先生的帮凶。希望从发展旅

游业中分一杯羹。

威利斯：全名威利斯·赫德。顽皮任性的小男孩，曾在特纳刚到菲普斯堡时戏弄他，最后却成了特纳的朋友。

赫德牧师：威利斯的父亲，菲普斯堡第一公理教会执事牧师。被斯通克罗珀先生利用来驱逐马拉加岛人，最终得不偿失。

老赫德太太：赫德牧师的母亲。赫德牧师为了投资旅游业，将她送往鲍诺尔（一家精神病院），以便将她的房子出售。

科布太太：看似保守严厉，其实敏感善良的白人老太太，总惦记着她的临终遗言。最后将自己的房子赠予了特纳。

莉齐：全名是莉齐·布赖特·格里芬。马拉加岛上的黑人女孩，特纳的好朋友。她聪明伶俐，温柔体贴。她教会特纳打棒球、挖蛤蜊、划船。面对灾难和不幸始终不屈不挠。

格里芬牧师：莉齐的爷爷。马拉加岛上的牧师。为人宽厚温和。斯通克罗珀先生试图驱赶马拉加岛人的阴谋让他心情沉重，最后得疾病而死去。

特里普一家：原本居住在马拉加岛上，因为被驱逐而不得不把房子安在筏子上生活。

我摸到了一条鲸鱼

——译者序

编辑约稿时曾告诉译者，本书作者加里·施密特是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曾两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而这本《我摸到了一条鲸鱼》于2004年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并被美国图书馆协会、《学校图书馆期刊》评为年度好书。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自1922年首次颁发以来，获奖作品的水准一直很高，译者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好书。

尽管译者翻译的儿童文学类作品不少，但这本书却不同于以往的作品，翻译过程中曾让译者数度落泪。其实在译这本书之前，译者对加里·施密特的作品也有所了解，也曾阅读过该作者在国内出版的另一本书《星期三的战争》，加里·施密特的作品的确诙谐幽默，温情感人，又不流于肤浅。

译者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她们还小，但译者时常告诉似懂非懂的孩子，阅读对她们的人生有多重要。译者深知，培养阅读习惯，让孩子们爱上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认识书中的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是何等意义非凡。

翻译《我摸到了一条鲸鱼》这本书带给译者很多感触，乍一看，会以为这本书讲述的是十几岁的主人公随父母搬到了陌生的环境，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生活，没有了玩伴而衍生出的一连串故事。可细细品味之下，才知作者是透过孩童的视角，来看待成人世界里的种种欲望。

特纳的父亲巴克敏斯特牧师在菲普斯堡做牧师。当地民风保守，特纳处处受到禁锢。这大大违背了一个孩子的天性。翻译此书之际，译者时时在揣摩，孩童的天性到底是什么？以自己的童年思之，童真天性大抵就是自由与一颗金子般的心。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金钱与权力，没有追逐不完的欲望，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不愿意有人为他们划定一个框框，禁止他们逾越半步。他们只希望以一颗真挚的心面对这个他们尚未完全了解的世界。

可特纳却得不到这样的童年。他想要的生活与他所处的现实可谓水火不容。在那样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地方，他注定不能和他的玩伴，黑人女孩莉齐成为朋友。原因无它，皆是镇子里的白人为除掉这些黑人，谋取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

本书作者笔触细腻，赋予了这本书是以激荡灵魂的元

素。特纳虽然不满现实，却不得不隐忍不发，从成人的规定限制自身的行为，令人为他难过之余又不免对他刮目相看。科布太太看似尖酸刻薄，实则心地善良，身为白人的她竟然愿意接纳一个黑人女孩，着实使人敬佩。老赫德太太敢于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打破陈规，最终却落得个被送进疯人院的下场，真可谓可敬可叹。特纳与他的母亲在赫德一家身无分文之际愿意收留他们，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还有鲸鱼的眼睛。那双眼睛洞悉一切，让特纳顿悟了父亲坠下悬崖之际的眼神到底在传达什么。浩瀚苍穹，宇宙万物，人类是如此渺小，何必苦苦追寻，倒不如简单一点，随意一点，宽容一点。

能够翻译本书，首先要感谢漓江出版社谢阅编辑对我的信任。其次，还要感谢我们家的两个开心果，她们在译者辛苦工作的时候，不断“提醒”译者是时候休息了。（自从译者告诉两个孩子阅读很重要后，她们时常会敲我书房的门，煞有介事地在门外高声喊：“我们要看书了！”）。最后，感谢妻子在译者工作繁忙时为两个孩子阅读，教导她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祝所有的孩子爱上阅读，有一个快乐、充实的童年。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差错，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柳筠

2014年9月4日于邵东

作者序

这是一本小说，人物和背景均属虚构，不过有些名字取材于马拉加居住区。然而，马拉加岛这个故事背景却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取道一号公路向北前往巴斯，然后向东去菲普斯堡，如果你来到新梅多思河*岸边，那么，你便会看到，小小的马拉加岛依旧矗立在潮汐之中。在极大程度上，菲普斯堡的人已经得偿所愿了。马拉加岛上的聚居区早已不复存在。

在小岛上的聚居区被彻底毁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岛都是菲普斯堡人的眼中钉。在造船业开始没落之际，菲普斯堡确实转而发展旅游业，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这个

* 新梅多思河是一条十二英里长的潮汐河，位于美国缅因州的海湾中。本书中的河岸即指新梅多思河的沿岸，有时与海岸无法明确区分。本书脚注均为译者、编者注。

产业能让镇子再次兴旺，而据他们推测，没有一个游客会来这里，因为这里的海岸上尽是棚屋、成堆的垃圾，而且关于这个聚居区的传闻不断，说什么这里异族通婚、乱伦，到处都是酒鬼、小偷和白痴，这样的风言风语虽然不会被大声传播，却从未消失。

岛上居民被判定为非法占用公共土地，关于谁来供养岛上居民这件事，一直争论不断。菲普斯堡为了逃避这个代价昂贵的义务，声称这座小岛归河对岸的哈普斯维尔镇所有，可哈普斯维尔镇的人并不急着声称这座岛归属该镇，毕竟要是他们这么一说，就要把四十九个人划归到该镇救济者名单里了。

与此同时，马拉加岛上的人正在尽全力在大海之边的这个孤立贫困的聚居区里勉强过活。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超过一百二十五年了，而第一个到那里的人名叫本杰明·达林，他是一个奴隶，被释放之后，或者逃跑出来后，便带着他的白人妻子莎拉·普罗维尔布茨在岛上定居下来。随后又有许多奴隶到了岛上，而达林夫妇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的两个儿子生了十四个孩子，很快，大约五十个人，其中有葡萄牙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非裔美国人、美国当地人，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被菲普斯堡接受的人，都在岛上住了下来，他们依靠打鱼、捕龙虾、种田为生，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到镇子里做工。

一九〇五年，缅因州接管了马拉加岛，从而结束了两个镇子长久以来因此而起的争执。可马拉加岛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九一一年，州长弗雷德里克·普雷斯塔德亲自视察小岛，他站在花岗岩岩架上，用斯通克罗珀先生的眼光看着这个岛。“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情况存在于我们前门附近。”他说，并建议烧毁岛上棚屋。第二年，坎伯兰县警长命令全岛居民离开小岛，并告诉他们，必须在当年七月一日前搬走。（在这本小说中，最后期限是秋天。）特里普一家确实把他们的房子从小岛上搬离，顺新梅多思河漂浮，可有八位岛上居民被送进了鲍诺尔，被送进了那个失智人士之家，到了那里后，他们很快就一个接一个死去了。其中一个是小女孩，记录上没有她的名字，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名字。

在迁走岛上居民之后，缅因州毁掉了剩余的房屋。（我在这本小说中将这两件事合并在了一起。）坟墓都被挖开了，尸骨被移进了五副里面衬着锌片的棺材里，并由鲍诺尔疯人院负责埋葬。白色墓碑至今依旧矗立在埋葬棺材的地方。

现如今，你可以继续驱车经过菲普斯堡，来到波帕姆的岸边，特纳曾划船经过这里。在开车经过菲普斯堡中心时，你会看到第一公理会教堂的尖塔。你看不到斯通克罗珀先生幻想过的那些旅馆，因为这些旅馆从不曾兴建。在马拉加岛上，什么都没有留下，只除了渔人放在那里的一些龙虾笼。

不过，在看得见新梅多思河的地方，鲸鱼依旧在遨游。

第一章

还差十五分钟，特纳·巴克敏斯特在缅因州的菲普斯堡就算生活六个小时了。他将一只手伸到海浪中，舔了舔手指上的盐。松脂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浮标在荡着涟漪的海面颠簸，他听到上面的铃铛轻轻打着节拍。之前，他已经见过教堂边上那栋有着漂亮护墙板的牧师住宅了，那里将来会成为他的住处，房子远处的一间小屋让他有些困惑。

特纳在缅因州的菲普斯堡差不多生活六个小时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也许真有西部荒野，他可以溜去那儿，在那样的地方，牧师儿子的身份……呃……狗屁不是。他希望是这样，因为在这里，牧师儿子的身份可是关系重大，假装毫不在意搅得他心烦意乱。

他必须承认，他们来到这里也跟这种身份有关。菲普斯堡第一公理教会的每个会员，以及被别派摈弃的教徒都聚集过来迎接新牧师和他的家人了。他们的轮船肯纳贝克号往码头驶来时，一个长号四重奏乐队还煞有介事地演奏了苏萨的进行曲。红色、白色、蓝色的欢迎横幅在码头那头迎风招展，上面写着：“欢迎巴克敏斯特牧师！”

巴克敏斯特太太刚在甲板上出现，教堂的执事就正儿八经地站在舷梯下面，手握黑色西服翻领，整齐划一地举起帽子。看到新牧师，人群一阵欢呼，四重奏乐队随即吹奏起了《喜乐歌》，第一公理教会的铜钟也突然敲响。

接着，他们三个踏上了新家的海滨，教会执事抓着新牧师的胳膊，第一公理教会妇女缝纫会*的女士则抓着新牧师太太的胳膊，至于特纳……特纳孤身一人站在码头的边缘，面对教会执事和妇女缝纫会那些女人的子女。谁也没有抓他的胳膊。他们只是看着他，像是他踏入了某个他们不愿涉足的领地。

特纳举起一只手打了声招呼：“嘿。”

看来他在波士顿听到的传言是真的：缅因州的人说话完全不一样，他们也不会理那些说不同语言的人。

这是特纳心里第一次萌生逃到西部荒野的想法。

不过，后来事情倒也有过转机。妇女缝纫会安排了野

* 指为慈善事业无偿奉献的妇女缝纫小组。

餐，拿来了好多冷鸡肉、冷猪肉、德国土豆沙拉、煮得硬邦邦的鸡蛋、黄瓜、番茄片、腌黄瓜、熏肉条、火腿黄油三明治、苹果蔓越梅松饼、大黄松饼、醋栗松饼、草莓、波森莓果酱，足够五千人吃的。教会执事赫德没完没了地说着祷告词，估摸先知以利亚都会被他搅得心烦。之后，特纳坐了下来，心想只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菲普斯堡没准儿也并非那么不堪。

后来，赫德宣布说下午要进行棒球比赛，那就更来劲儿了。特纳的妈妈冲他咧嘴笑了笑，特纳也回之一笑。

伴随着口哨声、喊叫声、极其夸张的吹嘘声，第一公理教会的男人们、男孩子们来到泰勒家那片昨天才割过的干草地上，划出线。他们在投球区围成一圈，在本垒板旁边画出击球员区。接下来，赫德摇身一变成了裁判，他脱掉外套，将球棒递给了特纳。

“小巴克敏斯特，你以前玩过这种游戏吗？”

“是的，先生。”特纳说。

他本想说：“我玩过很多次。”或者：“我玩过无数次呢。”甚至还想说：“先生，我能挨着边线击出好球，这个世界甭管谁跟我比，都差得远哩。”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再次咧嘴笑了笑。

“那你第一个上吧。”赫德说。

“好的，先生。”特纳说着接过球棒，球棒上的松脂味就跟家乡的味道一样。

这里跟他喜欢躺在上面的波士顿公园的球场还不大一样。这里的草不叫草，更像是草茬儿。本垒板往上倾斜，上面是一个裂开的软体动物化石。因为别的垒都设在裸露的花岗岩上，他们玩的地方压根儿就不能称之为棒球场。不过，特纳看到那些松树离左外野边线很近，他可以结结实实地打出一记旋转球，然后迅速跑进树林里。他想至少可以击出三垒安打吧。就连球场的正中心最远处的树也很近，只要海风一吹，球就能飞进树枝中，只要他把球击得很高就可以了。他当然有这样的本事。

特纳决定耍个心眼，在第二次击打的时候才击出三垒安打。现在，他还是先悠着点，到时候他能飞快跑过二垒手，那小子的二垒位置离三垒那么近，居然还那样心不在焉。

他一脚踏在那块花岗岩上，慢慢挥了挥手臂。跟着，他伸直左腿，右腿微微弯曲，这样的动作通常会迷惑投手，不过，现在的这个投手好像并没上当。他也姓赫德，全名叫威利斯·赫德。只见他面带微笑，上下挥舞着球。你能在要杀鸡的人脸上看到那种诡异的笑容。

这是特纳第二次萌生了逃往西部荒野的想法。

他往后退去，又慢慢挥了挥胳膊，感觉状态正佳。跟着，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左腿站定，眼睛凝视前方，等着投手飞快地甩动胳膊。到时，球会划出一道弧线，闪电般穿过蓝白色的天空。

但球没有如期飞出。威利斯久久地将球拿在手里，仍然